

勤有堂隨錄
學易居筆錄
筆疇

密厄

辭箴



11935

勤
有
堂
隨
錄

陳
櫟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勤有堂隨錄（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勤有堂隨錄

元 新安陳 櫟壽翁著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閒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繪飾極好。而閒架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于世。其清虛無實也如此。

陳安卿當爲朱門第一人。看道理不差。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敬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子方子。此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爲趙某作翠侍題詠序。稱其人爲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事天頗有見識。但平生有一件不是。見土木偶直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能不信他便好了。

真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於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爲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者。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

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昏耄之漸豈可恃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漕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文貌虛僞此語深可喜

人之情僞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詐雖萬而不足我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說先識破他

程文簡公泰之大昌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固善官至同知樞密

胡季隨學于朱子讀孟子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解季隨以所見對朱子以爲非且謂其讀書疏莽季隨苦思成疾要之亦不必如此且丟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因彼而明此

世俗相襲稱朱子爲文公先生繆甚文公自是諡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晦庵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虛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於我者當學之溫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士不可以不宏毅作下工夫說虛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工夫雖曹宏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工夫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虛谷又是一樣宏闊之高宏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稟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躬行過於致知作詩似非

當行。

宏齋每歸休甯。其族人爭相留款。公曰。喫無錢之酒食。害有益之光陰。遂亟去。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甚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絮煩。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居休甯。自號尺山老人。著井觀雜說。多不足取。姑摘其中二條于此。曰。古者有兩子我。太史

公曰。幸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辭。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猛作家

語。王肅註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闕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恆爭寵。屬徒攻公

宮。不勝被殺。夫宰子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竝稱。必不至弄兵君側。以速

大禍。况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拜弔。至于覆醢。齊之亂。夫子請討。魯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子我身戕

族夷。禍逾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藐於子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

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於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歟。班固以文直事核。史遷贊

博物洽聞。劉高贊許之。在愚其敢輕訾。然尙論古之人者。不知其人可乎。

柳子厚漁翁詩。漁翁夜傍西崕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童宗說音

註。欸音襖。乃音靄。新安張敦頤音辯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從矣從欠。倚亥反。相應聲

也。乃。疊亥反。此字之本音。語辭也。皆無襖靄音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

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閒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疊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歌之聲。又何必於篇韻

外特創二音而後爲得耳。

方虛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郡望。陸象山。撫州人。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郡望。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墓。水心銘之。有云。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實流爲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期子之覺。而詆斥濂溪周子。伊洛程子之學。有禪家呵佛罵祖意。黃榦。字直卿。李公謹。字敬子。皆朱子門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爲象山所移者也。其間同門亦間有所爲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闔病歸。不復出。大肆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篤勳。名耆卿。字壽老。吳荊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此樣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爲主者也。

所謂稚變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閒萬形。皆自無而變爲有。自有而化爲無。物之稚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化無而去。來。生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程泰之禹貢圖。不愜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山水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人惑亂。可無。

夷堅志。乃容齋洪景廬邁。又號野處。謚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爲虛誕荒幻。而廢之可乎。此二字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堅。卽左傳中所謂庭堅。卽皋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夷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厘四五卷。後。

面多有益于人。不盡荒誕。惜無原本。

宏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云。見人用之。卻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乃車相逾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用。愚按軼字。亦疊轍三音。莊子奔軼絕塵。楊子河東賦。軼五帝之遐邇。王褒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土然而居。恐只是塊然而處之意。風然而休。恐只是轉文其去也。風休之意。乃是以死字實字作活字。虛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爲法。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惜無全篇純雅者。其學不自朱子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迂僻。如註杜詩。多說得迂晦。教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怪。父喪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閒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程文簡公易老通言。光宗喜老子。此書投合光宗。其強合處。節去其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窮一經。然後讀典雅程文。以則倣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瞻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首句。便衝

口念得下面細字。然後卻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吾人自得。讀不容聲。難以語人也。

黃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儕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予嘗欲隨欣然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予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入其門耶。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謀雖已禽元濟。勝賞無如得李羆。誠齋雖嘗借李羆言牛尾羆。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云。欲騎楊州鶴。不食武昌魚。楊州猶可上。武昌不可居。對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片紅。工而妥。又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逋處士魂。奪字未妥。常改作返。

嘗讀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細。然卻自好。大凡作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話。使人笑。末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宏齋後。只將仁壽壽慶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論。竟無一字相犯。難得。